

文艺 战线

蔡良骥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文艺枝谈

蔡良骥

 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萧欣桥

封面设计 王义钢

文 艺 枝 谈 蔡良骥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绍兴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96号) (绍兴光明路19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8.75 字数 171,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4,000

统一书号: 10103·246 定 价: 0.60 元

目 次

1	万紫千红总是春
7	酒和时代
15	人力车夫
25	太阳
32	月亮
39	星星
45	黄金
53	风
60	落叶
67	倒影（一）
74	倒影（二）
80	皱纹
87	火焰
93	松和柳
99	狼和狗
105	钢花和烟囱
112	眼睛和头发
119	卖刀、卖画、卖车和卖圣像
125	废话和重复

131	童心和情趣
138	锁和钥匙
144	作家和上帝
151	“曲”说
157	“东西南北”谈
164	论“情理”
171	话“刚柔”
177	诗的朴素美
182	“脚印的诗”和“诗的脚印”
188	“眼睛”的艺术
197	说话是行为的兄弟
204	动作是无声的语言
210	思想的线条和色彩
217	似有还无，亦幻亦真
224	自然的回声，性格的侧影
232	色彩的感和象征性
239	“以声写声”和“听声类形”
246	动静的转化和交错
253	旁敲侧击，由此及彼
259	多方限制，绝处逢生
265	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
272	后记

万紫千红总是春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白居易：《忆江南》）我常想：假如杭州只有那么一个孤零零的西湖，是否会使诗人唱出“何日更重游”？

同在浙江的东湖，背依青山，水清洞幽，不是很别致吗？南湖，水映楼阁，波送绿菱，也具有独特的风姿。而鉴湖，碧绿如染，洁净似玉，更显得深沉、醇厚、质朴。要是杭州真的没有江流、山峰、溪涧、洞壑相衬托，西湖没有“断桥残雪”、“苏堤春晓”、“柳浪闻莺”、“花港观鱼”相辉映，也许就不会那么吸引人了。潘阆在《酒泉子》一组词中写自己“长忆钱塘”，说“别来隋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他除了“长忆西湖”外，不是还“长忆孤山”、“长忆西山”、“长忆高峰”、“长忆吴山”、“长忆观潮”么！

显然，杭州所以比绍兴、嘉兴闻名，西湖所以比东湖、南湖、鉴湖更有魅力，其中原因恐怕就在于美的丰富性、多样性。可不是吗，你漫步白堤，绿柳依依，红桃灼灼，感到有诗一般的境界；而灵隐，参天老树，庄严古寺，却别有一

个洞天！驾一叶轻舟荡漾湖上，青山迎送，天地俯仰，令人喜悦满怀；拾级六和塔举目远瞩，浩浩钱江，莽莽沃野，教人意气昂扬！孤山寒梅，曲院风荷，招徕了多少游客；三秋桂子，九里劲松，吸引着多少行人……

我不禁想起文艺创作来。要使社会主义文艺奇葩怒放，万紫千红，只用一种色彩、一个调子行吗！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目光只注意一个方面，笔锋只伸向一个领域行吗！

现实世界的丰富性、生动性、复杂性，要求文艺家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多种多样的题材、形式和风格进行反映。生活是矛盾的统一体，是由各个侧面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多样性和不可分割性是生活的基本特征。犹如庐山，岭峻峰奇，拔地倚天，雄姿壮美；但不止于此，它的美是丰富多彩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这是一种奇特的美，雄伟的美。同时，它也有鸟鸣绿树、泉奔曲涧、杜鹃吐艳、兰花出香的清幽的美，婉丽的美。要认识庐山，可以“跳出来”以宽阔的视野去把握它的磅礴气势，但又何妨“深进去”在幽谷密林中体味它的诗情画意？身在山中，见草绿花红，闻水歌鸟鸣，就认为“这是庐山真面目”，固然不对；但是，远眺庐山，见山高岭峻，听瀑布如雷，就说“此乃庐山全貌也”，却也片面呵！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区别于他事物的主要特征，但主要特征与次要特征并不是彼此绝缘，各不相关的。不同性质的题

材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是有差别的，但各种题材之间也总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生活中，有长江大河，也有清溪幽泉；有雷鸣电闪，也有鸟语花香；有莽莽昆仑，也有小小沙丘；有巍巍青松，也有纤纤弱草；有七色彩虹，也有洁白云絮；有急锣密鼓，也有琴声笛音……。各种事物自有它特殊的形态、音响和色彩。

文艺既然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孤立地存在，在题材问题上必然反映出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同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社会、政治相联系，文艺的题材范围也往往有它的侧面。在今天，善于从现实生活的广阔领域中选择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重要题材进行创造，努力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时代的风貌，以火一般的激情去点燃人们的心灵，鼓舞人们去行动，去斗争，去夺取胜利，无疑是值得赞赏和提倡的。同时，无论他写什么，只要开掘得深，能做到艺术上是精致的，富有诱人的魅力，思想上是进步的，具有积极的意义，那也是完全允许而且应该得到鼓励的。

元微之说：“鸟不走，马不飞，不相能，胡相讥？”这话对于我们理解题材、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是有启发的。假如我们对一个具体的作品，不从它自身的特点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不是把眼光放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上，却要在不同的题材和形式、不同的创作个性方面扬此抑彼，以“马”讥“鸟”，强求一律，显然是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不利于广开文路，不利于作家才能的充分发挥。

其实，提倡题材、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同时也是基于

对作家的生活实践和精神个性的差异性的考虑。每个作家，都有他所熟悉的生活领域，所拥有的生活积累，所易于驾驭的创作题材和艺术形式。自然，他们也有不同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不同的气质和爱好。只有允许自由竞赛，鼓励大胆创造，他们才能施展自己的专长，写出来的东西才富有特色，社会的精神产品才丰富多彩。

文艺创作是精神生产，精神生产最忌模式化、雷同化。采取这种题材或那种题材，采用这种写法或那种写法，都必须通过每个作家独创性的途径来实现。

从表面看，每个作家写自己所擅长的题材，与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性似乎相抵触；但是，正因为每人写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方面，五光十色的现实世界才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得到充分的反映。这里就有辩证法。另一方面，写自己所熟悉的，同时也包含着应去熟悉自己尚未熟悉而又必须熟悉的东西。这是因为一个作家的生活领域总是有限度的，而生活的流动性和变异性，形象的具体性和整体性，都要求作家加深对生活的理解，不断开拓生活的源泉。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眼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在文艺创作上主张“整齐划一”，只会使文艺之花因窒息而枯萎。

社会主义的文艺应该是异彩纷呈的。大海由于能容纳万

汇，所以才博大深厚，富有朝气，充满生机！它有着多么丰富、生动的线条、色彩和旋律。同时，人民精神需要和审美趣味的多方面性，也要求我们创造出众多的、各具特色的艺术品。贫乏、单调、雷同、重复，只会使人感到疲惫和厌倦，激不起生活的热情和对美的追求。人们爱那娟丽多姿、殷红似火的杜鹃，不是同时也爱那洒脱清秀、洁白如玉的玉兰吗！爱那清翠欲滴的绿叶衬托着的映日荷花，也爱那蟠龙舞凤之千擎举着的剪琼镂玉的蜡梅。爱《黄河大合唱》，也爱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爱傅抱石、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也爱齐白石的花鸟虫鱼；爱《红楼梦》，也爱健美的抒情小诗呵……

“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曹雪芹），作品公式化、概念化，满足不了人民的精神需要；“以宫笑角，以白诋青”（袁枚），思想片面性、绝对化，不利于文艺创作的全面繁荣。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要迎接文艺的春天，我们必须提倡题材、形式和风格的自由竞赛，鼓励作家才能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使一切积极因素都汇合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目标上来。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会象《醒世恒言》中长乐村秋先老翁所种的花卉那样，丰姿异彩，争奇斗艳，四时不谢，八节长春：

梅标清骨，兰挺幽芳。茶呈雅韵，李谢浓妆。杏娇疏雨，菊傲严霜。水仙冰肌玉骨，牡丹国色天香。玉树亭亭

阶砌，金莲冉冉池塘。芍药芳姿少比，石榴丽质无双。丹桂飘香月窟，芙蓉冷艳寒江。梨花溶溶夜月，桃花灼灼朝阳。山茶花宝珠称贵，蜡梅花磬口方香。海棠花西府为上，瑞香花金边最良。玫瑰杜鹃，烂如云锦，绣球郁李，点缀风光。说不尽千般花卉，数不了万种芬芳。

酒 和 时 代

“一杯在手，谁不谈吐风生？”诗人贺拉斯这一名句，传诵至今已两千来年了。本文作者也是在一杯之后，兴致勃然，提笔来写这一篇文字的。

无论是《新约全书》所载耶稣“受难”前夕与门徒晚餐时，把祝祷后分给他们吃的面饼和葡萄酒，称“这是我的身体和血”，还是佛教把“不饮酒”作为“五戒”、“八戒”、“十戒”的内容之一，都曲折地反映了酒对人们的吸引力，酒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什么“基督的泪珠儿”、“仙草的液汁”（拉伯雷：《巨人传》）、“甜美的琼浆玉液”（拉格洛孚：《古斯泰·贝林的故事》）、“无言的红色歌曲”（高尔基：《意大利童话》）等等美称和赞语，也都说明了酒的魅力。尼加拉瓜人竟说：“一杯酒能使哑巴说话，一瓶酒能使哑巴唱歌。”而莪默·伽亚谟则从哲理的意义上称誉酒是“崇高的炼金术士，瞬时间把生之铅矿点化成金”（《鲁拜集》）。

艾青在《酒》一诗中说：“她是可爱的 具有火的性格 水的外形”。的确，酒所以对人们具有一种诱惑性，为人们

所喜好，其原因恐怕就在于酒中有“火”，在于酒后能产生一种陶然的境界。与贺拉斯同时代的古罗马诗人沃维提乌思就曾说过：“酒将心安置在温柔中使它易于燃烧”（《爱经》）；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称酒是“燃烧的液体”（《哥略夫里奥夫家族》）；高尔基也说酒能“使灵魂得到若干太阳的血液”（《意大利童话》）——难怪美国得克萨斯州安特洛普城响尾蛇街一家啤酒店别出心裁地取店名为“黄金太阳”（显克微支：《酋长》）。

酒，与人们的生活、情绪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文学联系在一起。

饮酒既然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它不可能不在文学创作上反映出来。其实，许多作家常常有意地把饮酒作为表现人物思想面貌和内心活动的重要手段。《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煮酒论英雄”，既是他“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生动反映，确也是“开怀畅饮”、“酒至半酣”时意气风发的言词。离开了酒，非但失去了刘备失惊落箸而“巧借闻雷来掩饰”的生动细节，也必将失去曹操那种高屋建瓴、警辟有致的言论的气势和神彩。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把酒与玛丝洛娃的命运连结起来。作者指出玛丝洛娃是在被聂赫留朵夫丢开之后才渐渐学会喝酒的，“因为酒让她忘记了自己的种种经历；酒赐给她放纵和自尊，又使她相信自己是具有德行的人，除了在酒的影响下以外，平时她是从来没有这种信心的。她平素的心境是忧郁而惭愧的。”显然，这种揭示是真实的，可信的，深刻的。

酒与诗、酒与诗人的联系似乎更为密切。

历来不少诗人曾直接地把酒作为歌咏的对象。但酒与诗、诗人与酒的密切联系，绝不能只从酒的魅力或诗人喜酒上加以解释。固然，不少诗人是嗜酒的，如曹操、刘伶、陶潜、杜甫等等，对酒都可以说是一片深情，“诗仙”李白不也是个“酒中仙”么。但任何生活现象和文学现象，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我国历史上魏晋时期文人的狂呼滥饮，就是一个时代现象。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的动乱，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尖锐和残酷，使得许多文人学士或高谈玄理，或退隐山林，或服药饮酒，以免自己遭杀身之祸。那种纵酒佯狂的作法，虽属于消极的反抗，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的腐败和人们思想上的苦闷。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指出的，刘伶等人沉湎于酒，

“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曹操在《短歌行》中咏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不正是人们在丧乱时代容易产生的对于“人生无常”的感叹么；“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也不能只看作是作者真的在赞美饮酒妙谛的诗句，联系结尾的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们不难体会到他的“幽思”，就是渴望得到贤才帮助他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因此，尽管他个人喜酒，但在“年饥兵兴”之时，他还是要“表制酒禁”（《后汉书·孔融传》）的。

在旧时代，诗人喜酒，确也表现在喜于借酒来抒发对黑暗现实的怨懣，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千零一夜》中

有这样几句诗：“酒呀！你象黎明时的美丽光线，带来无限的喜悦，遣散了我心中的忧愁。”这与其说是对酒的歌赞，倒不如说是曲折地倾诉了无限的愁思。裴多菲的《酒徒》一诗，开头第一句就是“一钟千愁消”，说“乘着酒的火般热情，我把你，硬心的人世，嘲弄”。这与其说是酒徒的话，倒不如说是诗人情绪的流露。李白反复吟唱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把酒问月》），等等，我们不正是从这些诗句中，看到他对权贵的蔑视和对黑暗势力的不满吗！不妨说，离开酒，李白便不成其为李白，同时也就失去了李白诗歌的某些特色。

但是，诗人叛逆性格与黑暗现实的不可调和性，决不是酒所能解决的。尽管“对于人的微笑，酒也拿微笑来回报”（契诃夫：《没有题名的故事》），酒能给人带来温暖和热力，兴奋和愉悦，能一时驱逐郁闷的思绪，或把烦恼和忧虑遗忘，但它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胸中的块垒消除，心头的乌云消散，无论如何也带不来永久的欢乐，相反的，伴随而来的往往是大醉初醒之后的空虚和懊丧。因此，李白关于酒的诗句尽管豪情澎湃，酣畅淋漓，却总不免夹带一些悲凉。闻一多在《李白之死》一诗中，借李白的口吻，说酒是“神奇的射愁底弓矢”，但酒何曾神奇地使他的愁思消失？“抽刀断

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才是他真正的内心的写照。这七个字中便出现三个“愁”字的诗句，是带有酒痕的诗句，也是带有泪痕的诗句，是带有诗人个性特征的诗句，也是带有时代烙印的诗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诗人内心的矛盾，也可以看到诗人与环境的冲突！

酒，总是与时代的生活、时代的情绪联系着？对。

新的时代，有新的生活和斗争，有新的豪情和酒兴，自然也就有新的祝酒歌。

“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是咱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话，万言不赘；今儿晚上啊，咱这是瑞雪丰年祝捷的会！”“咱这是瑞雪丰年宣誓的会。……”郭小川《祝酒歌》中的这些诗句，多么有力地抒发了林业工人的豪情壮志，多么生动地展现了社会主义新人高尚的精神面貌！诗人说：“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他确是在“美酒”中注进新的生活内容，借酒，借饮酒，借祝酒，表现了新的时代情绪！

“在一粒沙子里看见宇宙，在一朵野花里看见天堂”（布莱克：《天真的预言》），一滴水里见太阳，一杯酒里有时代生活的折光。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多少人为中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担忧而喝着闷酒；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声春雷，酒，又与人民的胜利、党的胜利、革命的胜利一起腾跃。全国上下，举杯同庆，倾盏共欢，北京城中，美

酒脱销，供不应求，不是成为亿万人民生活中的美谈么！不将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佳话么！

“祝酒！祝酒！春风心上吹，祝酒！祝酒！大地开红梅。祝酒！祝酒！冰消雪尽化，祝酒！祝酒！红日洒金辉。”这是胜利的歌，这是欢乐的酒。是的，“咱们喝酒哟，不是因为：高官厚禄，钞票多得发霉！咱们喝酒哟，不是因为：内心空虚，才去追求烂醉！”而是因为“喝一杯呵，心情舒畅更解累，赶明儿，再踏征途劲百倍……”（徐刚：《祝酒歌》）在祝酒声中，不是回响着人民对于胜利的欢呼，充溢着人民对于未来的憧憬么！

酒，并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消极、悲观、愁闷、颓废的同义词。诚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者自古有之；在今天，意志消沉、饮酒作乐的也不乏其人。但在新时代、新时期，酒决不是创作题材的禁区。

或问：当前烟酒之害已引起世界性的关注，许多报刊都发表专文论述烟酒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告诫人们戒烟节酒。据说，在美国，已禁止烟草和二十度以上的酒在电台、电视和报刊上做广告。今后，文学创作是否还可以再写饮酒呢？

回答是肯定的。过量的酒对人体健康和社会生活的危害是不容置疑的。莫泊桑笔下的一位年老的海军医生曾深有感慨地说酒是“迷人的毒药！或者竟不如说是致人于死的诱惑者，可以使种族覆灭的美妙物品！”（《洗礼》）契诃夫笔下的一个车夫也深有体会地说“伏特卡就是魔鬼的血”，“因为伏特卡，我的脸色才变得黑糊糊的，我周身上下才不